

那年春天

■丁晓平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这是一个春天的故事,这是一个进京赶考的故事,这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故事。温故而知新。70年过去了,它还是那么的新鲜,那么的温暖,充满活力而又富有人情味……

“惊蛰到,暖和和,冰河开,鸟儿叫。”大地回春,柏坡岭上积存了一个冬天的雪,在阳光的照耀下悄悄地消融,滋润着山间沃土,满山遍野的桃树、杏树、柿子树、核桃树,抽出了嫩绿的枝叶。冰封的滹沱河开了,双飞的燕子贴着河面自由自在忽高忽低地掠过。

1949年3月的西柏坡,真可谓风调雨顺。七届二中全会刚刚闭幕,渐渐沥沥的春雨下了一夜。春雨贵如油啊!22日晚上,西柏坡的乡亲们都没有睡觉。为什么呢?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明天就要离开西柏坡去北平啦!

天亮了,雨停了,云收了,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。天空清静如洗,阳光灿烂,满坡的苍松翠柏也显得更加挺拔。

3月23日,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。近午时分,毛泽东走出屋子,站在院子里那张石磨旁,点燃一支烟,环顾了一下四周。一座座低矮的农舍,黄褐色的土墙,屋前的石磨,院角靠着的犁耙,村前的土地庙,路边的柏树林子,清清的小河从村南静静地流过去,一切都那么熟悉、那么亲切。哗哗的河水把春天的气息荡漾起来。看得出来,毛泽东的心情就像这蔚蓝的天空。他穿着与士兵们一样的棉衣、棉裤,棉衣肘部还打着两块补丁,安坐下来,在那张半旧的帆布躺椅上看书。

中央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。前几天,后勤部门给每人配发了美国卡其布做的列宁式军装一套、背包一个、新鞋一双、毛巾一条,还发了十多个发面小饼、两筒美制牛肉土豆罐头和一个喝水杯。大清早,人们起床打好行李,洗完脸,走出门,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穿上了灰色新军装,个个精神抖擞。

下午2时30分左右,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走了过来,轻声地催促道:主席,大家都准备好了。

毛泽东站起身,走出了小院。看到毛主席出来了,大家都赶紧围上来。毛泽东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任弼时一一握手。

周恩来说:主席,没有休息好吧?毛泽东说:休息好了,睡四五个小时,精神就很好了。

周恩来说:多休息一会儿好,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。

毛泽东笑着说:今天是进京的日子,不睡觉也高兴啊。进京赶考嘛!精神不好怎么行呀?

周恩来笑着说:我们应当都能及格,不要退回来。毛泽东一边笑着迈步登上了第二辆吉普车,一边向大家挥了一下手,一字一顿地说:退回来就失败喽。我们决不当李自成!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!

汽车发动了引擎,毛泽东深情地回

望了一下这个生活了十个月的小山村。

来西柏坡搬家的车队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的汽车团,他们刚刚打完平津战役从北平赶过来,共计有200多辆,停在郭苏镇河滩里,长达一公里,蔚为壮观。今天,中央首长进京的车队一共有21辆,其中11辆是小、中型美式吉普车,10辆大卡车。叶子龙乘坐第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开道,司机叫李育生。毛泽东坐在第二辆车的副驾驶位置,司机周西林是他在延安时期的老司机了。警卫排长阎长林和卫士李德华坐在后排。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任弼时和其他领导人的车辆跟在后面,中央警卫团手榴连和一个步兵排的警卫卡车随之而行。

春光灿烂,春寒料峭。车队浩浩荡荡,一路向东。车队很快驶出了西柏坡,向东到了郭苏镇,而后向北,穿过灵寿、行唐、曲阳进入了大平原。进京的路线是精心安排好的,全程大概需要两天时间。见到大平原,视野开阔起来,大家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,兴奋地聊起来了。毛泽东兴致很高,忽然问道:今天又是3月份,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?你们记得3月里的这几次行动吗?

阎长林赶紧回答: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。

毛泽东又问:去年3月份呢?

阎长林回答:去年3月22日,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,向北前进。

毛泽东说:今天是3月23日,与去年3月22日只差一天,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。三年三次大行动都在3月份,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。等全中国解放了,我们再也不搬家了。

毛泽东说完,大家都开心地笑了。其实,毛泽东与周恩来、任弼时是在去年3月21日率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,前往晋绥区,当日抵达绥德县吉镇,3月22日到达佳县县魏家峁。正好也是在3月23日,毛泽东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,进入山西临县,在寨则山村过夜的。

历史有时总会出现惊人且奇妙的巧合。3月23日,仅仅相隔一年——1947年的这一天,“不打败胡宗南,决不过黄河”的毛泽东,终于过了黄河;1948年的这一天,提出“农村包围城市”主张的毛泽东,终于告别了农村奔向城市奔向北平,在胜利的征途上向新的胜利进军。但历史又绝对不是巧合。在不久前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,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。

想到这里,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:进北平是要进的,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。你们想到了吗?阎长林说:毛主席讲过,三年到五年打败蒋介石,五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啊。我们也没有想到,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,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,娓娓道来:咱们没有想到,蒋介石更没有想到。他天天想消灭我们,反而被我们消灭了。他向他的美国主子要钱要物,要新式武器,把在抗日时期留在后方的军队拉出来,用美械装备起来,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、陆地的汽车和火车、空中的飞机,把军队送到前线,他向他的美国主子保证,不和共产党搞联合,利用美国的大量军援,提出三至六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共产党,消灭八路军。他

们的人多武器好,又有物资保证;我们人少武器差,又是缺吃少穿,什么都没有保证。但是,他没有能消灭我们,反而被我们打败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有什么奥秘呢?道理很简单,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,是非正义的。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,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、压迫人民。人心向背,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。蒋介石必定失败。

毛泽东的这些话,阎长林一辈子也没有忘记。

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继续前进。细心的阎长林发现,不管是经过村庄,还是经过田野,所看到的要么是妇女和上年纪的老人,要么是少年儿童,很少能看见青壮年的男劳力。他就对毛泽东说:主席,你看,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,干活的都是妇女、上年纪的老人和孩子。

毛泽东长叹一声,说:是啊!为了战争的胜利,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!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支援,我们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。

这天晚上,毛泽东一行住在了唐县淑闾村。毛泽东住在村民李殿祥家里。工作人员照例向老乡家借来一块门板,为他在炕上支起一张床。前半夜,他召集村干部举行了座谈;后半夜,他坐在小板凳上,趴在用砖头支起的门板上批阅文件,几乎通宵未眠。听说保定市要举行庆祝大会,被毛泽东当即否决。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,电告华北局:“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,主席认为不妥,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,因我党中央迁移名义,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,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祝活动。”

3月24日上午9时,毛泽东一行从淑闾村出发,中午时分进入保定。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多起来了,老百姓的穿着也要好得多,小姑娘与年轻妇女还穿着好看的花衣服。隔着车窗,就能远远地看到保定的城墙。

说话间,面前出现了一条铁路。在铁路西侧的护路沟附近,可以看到周围的碉堡和工事都还没有动。毛泽东指着那些碉堡说:这些工事和乌龟壳,都是日本人想出的蠢办法,国民党也利用它。他们想用铁路两旁的这两条沟保护铁路,防止我们破坏。但是,他们没有想到,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。结果怎么样?他们都失败了!人民群众把他们的铁路弄了一个大翻身,两条沟变成了三条沟。你们都看看,真是百闻不如一见,人民伟大啊!

越过铁路,车队来到保定城西门外广场上。十几辆汽车一起往省机关大院开去。有许多老百姓便朝着汽车跑来。有的人边跑边说:“嘿,快看!哪来的这么多小汽车呀?”有的说:“这么多的小汽车,里头肯定有当大官的。”

为安全起见,阎长林对周西林说:开快点,不然老百姓会把车围住的。

周西林正要加速,毛泽东说:不要开快了,应该慢点开。你们看,这里的人很多,开快车要出事的。万一伤着老百姓,那就不好了。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看嘛。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,如果是日本人或国民党坐的汽车,老

百姓不但不看,恐怕还会远远躲开的。

到了保定,简单休息了一下,吃了午饭。毛泽东听了冀中军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,参观了古莲池。当时,出于安全考虑,保定的公安局负责同志请示是否要净街。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赞成净街、驱赶群众的做法。

下午3时,车队又继续北上。天黑时分,车队赶到了涿州。叶剑英和滕代远向毛泽东汇报了进京路线的具体安排,为迎接党中央迁到北平,准备搞一个隆重的人城式。

毛泽东听了,说:我们进城,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,声势不要搞得太大。我们进入北平,不用宣传,全世界也都知道,不必花银子搞仪式。

见叶剑英欲言又止,周恩来接了话茬,对毛泽东说:他们已经准备好几天了,是不是这样,我们不进市区,可以在郊区搞个小型的阅兵式,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,大家见个面,也算出个安民告示。

听周恩来这么一说,毛泽东高兴地说:还是想来想得周到!

3月25日凌晨2时,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,经丰台于上午抵达清华园火车站,然后改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。

阅兵式在西郊机场举行。3月的北平,柳梢已经泛新绿,草皮已经冒新芽,春天的气息已渐渐浓了,天也不怎么冷了,人们开始脱去厚厚的冬装,换上轻便的春装。这是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任弼时依然穿着山沟沟里穿的冬服,厚厚的棉裤棉鞋,长长的羊毛露在大衣襟边的外沿。

阳光灿烂,春风徐徐,军旗猎猎,彩旗飘飘。阅兵式是下午5时10分开始的。受阅部队在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指挥下,面朝东方,排成了一个凹字形的矩形方阵,炮兵、步兵、装甲兵各一个师,三万多人,整齐划一,威武雄壮。

一发照明弹升空,阅兵式正式开始。刘亚楼跑步向前,举手向毛泽东敬礼,报告:“受阅部队准备完毕,请主席检阅!”毛泽东还礼后,检阅车在雄壮的军乐中缓缓行进。每到一个方队前,毛泽东都高呼:“同志们好!”“同志们辛苦了!”“受阅官兵发出响彻天地的呼喊:“首长好!”“为人民服务!”毛泽东举手敬礼。

当检阅车行进到群众代表队伍前面,群众齐声高呼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!”“毛主席万岁!”“朱总司令万岁!”毛泽东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致意,高呼“人民万岁”。

5时45分,检阅完毕。毛泽东走下检阅车,和李济深、沈钧儒、郭沫若、马叙伦、黄炎培、陈其瑗等各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,合影留念。队列中许多部队官兵是第一次看到毛主席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阅兵式结束后,毛泽东乘车前往中共中央新驻地——香山。在车上,毛泽东对叶子龙说: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,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入北平了!

抵达双清别墅,叶子龙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周恩来。当天晚上,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、毛泽东进驻北平和西苑阅兵的消息。

的确,不用怎么宣传,全世界都知道了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棵树称得上传奇,一定有不寻常的故事。

在秦岭深处的陕南,我见到过一棵老树,乡亲们尊称为“将军树”。据说,当年红军从鄂豫皖转战川陕,曾经在这里与敌人激战。这棵老树穿越过枪林弹雨,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。

在黄河岸边的古渡口,我追寻过一片百年梨树林。冬日里,光秃的枝干苍老遒劲,零星的冻梨点缀其间,像一幅中国画。60多年前,红军将士西渡黄河,就是从这片梨树林出发的。老梨树下,演绎过一段英勇悲壮的传奇。

在大别山南麓,我到过一个名叫“白果树湾”的红色老区。漫山遍野的银杏古树,在抗战时期就已名闻遐迩。秋阳秋风中满眼的灿烂金黄,我的笔却如此笨拙,只能用一句最白的话“白果树的叶子黄了……”作为解说词。没想到,后来请老音乐家乔羽撰写主题歌时,首句也是“白果树的叶子黄了……”这一湾白果树,可算一段小小佳话。

穿行在大西北的戈壁大漠中,常常车行很久也看不到一棵树。而我,有幸见到了一棵名震三军的大树。这是一棵老榆树,却给我大漠胡杨的感觉。苍劲粗糙的躯干,像个历经风霜的老人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夫妻树”。当年我国核事业起步,一声令下,大批将士从南向北奔赴戈壁阵地。一对夫妻先后领命出发,却遵守保密纪律互不告知去哪里,去干什么,就在这棵大漠少见的权当车站的大树下,在等车的人群中,夫妻偶遇……“夫妻树”之名由此而得。这是一棵见证过忠诚和奉献、见证过大国崛起的“大树”。

那是多年前,我执行任务来到西藏那曲。在军分区的小院里,我看到了这棵着实不起眼的小杨树。它高不足两米,树的主干似乎已经干枯,却从旁边的冒出了一棵新枝,顽强的生命力令人震撼。战士们管它叫“英雄树”,精心呵护。时时浇水、保暖。这棵小柳树的,其实大名鼎鼎。因为,在那曲地区40万平方公里的旷野里,有生命的树,仅此一棵。

那曲地处藏北高原,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,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那曲成了“全国唯一没有树的地级市”。多少年来,为了这片生命的绿色,一代代官兵种下过多少树已难以统计。每到春天,官兵们广调耐寒树种精心种下,似乎也同时种下了希望。遗憾

的是,尽管悉心浇灌,尽心关爱,小树苗们还是没能挨过高原的严冬。终于,1999年,有一棵,唯有这一棵树,顽强地活过了第一个冬天、第二个冬天……当其他的伙伴们一一倒下,它却坚守着对生命的渴望,为生生存尽全力!它成了那曲唯一活下来的树。我不懂植物学,只是想象着,这棵树的根须怎样努力延伸尽可能吸取水分;叶脉怎样努力生长,尽可能吸取稀薄的氧气,紫外线强烈的阳光;怎样在持续近半年的低温期努力抵御严酷的寒冷冰雪!这棵树,活出了自己的传奇。它成了坚忍不拔、顽强不屈的代名词,成了扎根高原、奉献青春的象征。

听那曲的战友说,在各方的努力下,难关如今已攻克,那曲的种树梦已慢慢成真。一棵棵红柳、云杉,渐渐在高原的干涸冻土中坚韧地成活下来。在海拔4900米的峭壁,也有小柳树扎下了根。一棵树的传奇,将由扎根高原的树林来续写……

在离开西藏之前,我应邀给战友们做个讲座。在开始和结束,我都郑重地、恭敬地、发自内心地、眼含热泪地向所有官兵致敬。因为,他们每一位,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奋力战斗,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他们的使命。

他们,都在书写着“英雄树”的传奇。

一棵树的传奇

潘锬方

的是,尽管悉心浇灌,尽心关爱,小树苗们还是没能挨过高原的严冬。终于,1999年,有一棵,唯有这一棵树,顽强地活过了第一个冬天、第二个冬天……当其他的伙伴们一一倒下,它却坚守着对生命的渴望,为生生存尽全力!它成了那曲唯一活下来的树。我不懂植物学,只是想象着,这棵树的根须怎样努力延伸尽可能吸取水分;叶脉怎样努力生长,尽可能吸取稀薄的氧气,紫外线强烈的阳光;怎样在持续近半年的低温期努力抵御严酷的寒冷冰雪!这棵树,活出了自己的传奇。它成了坚忍不拔、顽强不屈的代名词,成了扎根高原、奉献青春的象征。

听那曲的战友说,在各方的努力下,难关如今已攻克,那曲的种树梦已慢慢成真。一棵棵红柳、云杉,渐渐在高原的干涸冻土中坚韧地成活下来。在海拔4900米的峭壁,也有小柳树扎下了根。一棵树的传奇,将由扎根高原的树林来续写……

在离开西藏之前,我应邀给战友们做个讲座。在开始和结束,我都郑重地、恭敬地、发自内心地、眼含热泪地向所有官兵致敬。因为,他们每一位,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奋力战斗,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他们的使命。

他们,都在书写着“英雄树”的传奇。

驻训戈壁滩

■马宝林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戈壁滩上没有轻风、细雨,有的只是疾风和劲草。这里,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戈壁滩,海拔近2000米,气候干燥,紫外线强,早晚温差大,常有沙尘暴肆虐。

“沙飞朝似幕,云起夜疑城”。清晨时分,经历一夜沙尘暴冲击的哨兵持枪矗立在哨位上,掩体外堆积的沙子已近1米高。除了眼睛明亮清澈外,他们的全身落满了尘土。随着哨音划破天空,官兵陆续在帐篷外整队集结,踩着坑洼不平的戈壁石路,喊着震天的口号,开始整营、整连地跑操。营连体能最好的战士往往被赋予在队伍前面扛旗的任务,一等功营、二等功连等旗帜映着朝阳分外夺目。许多新兵自觉背着沙袋,或是手榴弹袋在队伍中负重奔跑,他们一个个黑瘦黑瘦的,早已褪去了刚入伍时的青涩。

正课时分,阳光直射,地表温度高达六七十度,一眼望去,远处一片蒸腾的景象。小蜥蜴快速穿梭在眼前零星的几株骆驼刺下,贪图着短暂的阴凉。官兵们嘴角皴皮,露在作训服外的手背和脸部被晒得黝黑。专业共同训练已经进入关键阶段,装甲车上摇晃眩晕的呕吐、障碍物上重重摔下的疼痛、子弹壳后排除故障的紧张、被铁丝网挂住后的无法挣脱、极度虚脱时对水的渴望,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。战士们无暇顾及这些,他们一遍遍进行着枯燥险难的训练,只为尽快提高实战能力。

入夜时分,强行军奔袭训练开始了。戈壁滩的夜晚漆黑一片,连飞鸟都早已回巢睡觉。官兵们背负着沉重的武器装备,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虚虚实实的戈壁滩上跑着,稍不留意便会重重跌倒。率先到达目的地小镇的连队士兵,挽着裤腿、衣袖,武器和水壶互相剧烈

地撞击着,汗水早已浸透了军装。他们的身影与小镇夜晚散步的青年男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讲述着这片和平安宁背后的故事。

一位甘肃籍四级军士长在演练间隙曾和我聊起家常。他,嘴唇干涸,头盔,作训服上满是尘土,双手指尖布满皴裂的血口子。他谈到了年迈的父母、在老家操持家务的妻子、快要出生的二娃。谈到对家的思念、对家人的愧疚,感伤处这位西北汉子不禁动容落泪,我也一时语塞,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。

我曾看到过,一位陕西籍女下士在部队出动后值守哨位的样子。她,再有一个月就将退出现役。她,军容严整、军姿标准,伴着大漠落日站哨的画面美得令人难忘。

我曾感受过,一位新疆籍上等兵在比武场未能夺金的遗憾。他,第一个跑过终点,却因规则原因憾失武装五公里比武的金牌。他在终点处失声痛哭,久久不肯离去。所在团队领导知悉后,向组委会特别申请了一枚金牌,集合全团,以团队名义为该战士补发了金牌,以此保护官兵沉甸甸的荣誉感。

如今,虽然我们早已天各一方,但我依然常常想起那一张张强紫外线曝晒下黑黑的面孔,奔驰时水壶撞击的声音,战车轰鸣过后身上的尘土,夜晚哨兵警惕的目光,杀声震天的番号,疾驶的车队……这,就是戈壁滩上普通而又传奇的故事,每每想到这些,总能使我精神振奋,让我在丧失斗志时再次鼓起勇气,在想要放弃时选择咬牙坚持。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初心

■齐冬平

这个季节 悄然卷起繁花 和平的阳光点亮双眸 为鲜花铺满的日子 干杯 多年后我们仍在回味 独立的季节,骄傲的人生 打开秋日的思绪 红土地上,生长出 先烈向往的和平

当先烈们用灵魂作证 心在悸动中起程 长征 奔向未来的港口 红旗在帆头 铺出和平 战士的血凝成 田野上悠悠的歌声

父亲说革命者永远年轻 母亲把旧军衣补了又缝 青春无愧 豪迈地抬起头 我是长征路上 永远的士兵



仰望(中国画) 李兵作

长征

第4469期